

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三輯 第五冊

叢
考
·
傳
記

大陸雜誌社印行

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三輯第五冊

叢 考 · 傳 記

大陸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初版

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三輯

全五冊

每部精裝定價肆佰伍拾元
平裝定價叁佰捌拾元

編輯者：大陸雜誌社

發行者：大陸雜誌社

版權所有
必究

印刷者：聯昌印刷廠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五號之二、三樓
電話：三五八一八三〇
郵政劃撥帳戶第一八九九號

臺北市三水街三六五號
電話：三三八三九五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一一八六號

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三輯

第五冊 叢考・傳記目錄

現代世界文化之滙合.....	趙雅博	一
現代地理學思想發展過程的探討.....	嚴勝雄	八
國際漢學研究之動態.....	郭永亮	二五
再論古代某些數字和古籍編撰的神秘性.....	楊布枚	三七
略論中國古代神秘數字.....	楊希枚	四〇
天神的源流.....	H. G. Creel 著 黃俊傑 譯	四四
魏晉士大夫的生活藝術.....	吳天任	五二
中國的選舉、貢舉與科舉.....	曾我部靜雄 著 高明士 譯	五七
宋代的國立圖書館.....	黃潮宗	七〇
清代知縣之出身及其在地方行政上之地位.....	徐炳憲	八七
清高宗焚毀錢謙益著述考.....	莊吉發	九五
張乾白雲山地弱小誌.....	簡又文	一〇四
傀儡戲之由來.....	羅錦堂	一〇六
南史所載潘妃「步步生蓮花」故事與佛教的關係.....	曹仕邦	一〇九

孔子誕辰確實月日考	王保德	一一一
「孔子誕辰確實月日考」再考	王保德	一一一
孔子誕辰換算爲國曆的方法	王保德	一一四
孔子問禮老子的年代	王保德	一一八
朱家驊先生於教育學術工作的貢獻	錢思亮	一二〇
董作賓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記	石璋如	一二四
張丕介博士墓表	牟潤孫	一二五
章炳麟的排滿思想	小野川秀美著 李永熾譯	一三二
洪秀全從學朱九江事再研究	簡又文	一三三
太平天國新史料——于王遺墨	簡又文	一五五
黃遵憲對日本的認識	王重	一五七
薛福成對洋務的認識	吳萬頌	一五九
戊戌後的康有爲	徐高阮遺著	一六九
關於康梁亡命日本的檢討	彭澤周	一八四
論光緒十四年康有爲代屠仁守草摺事	黃彰健	一九九
康有爲與保中國不保大清	黃彰健	二一二
康南海先生未刊遺稿二篇——附「桂學答問」	弟子蔣貴麟恭錄	二二五
論志賀重昂與梁啓超	彭澤周	二三五
梁啓超與東京大同高等學校	彭澤周	二四一
	彭澤周	二四八

胡適先生年譜簡編

胡頌平

二六一

試論雲南蠻氏之興起及其在南北朝時代之發展

王吉林

二九四

南明民族女英雄張玉喬考證

簡又文

三〇二

樂昌九峯薛氏家世源流考

羅香林

三二一

大埔鄒海濱先生家世源流考

羅香林

三二三

獨孤及考證

羅聯添

三二五

李龍眠之研究

曹樹銘

三四七

談遷與吳梅村

孫克寬

四〇五

由故宮博物院現藏趙孟頫的私人信件看他晚年的生活

葉言都

四〇九

陶淵明作品繫年補正

李辰冬

四一四

唐司空圖事蹟繫年

羅聯添

四一九

顧亭林之出遊索隱

柳作梅

四三七

石濤生年問題的餘波——敬答王方宇先生

徐復觀

四四八

論李旦「八大山人叢考及牛石慧考」中的八大山人卒問題

王方宇

四五〇

薩本棟先生事略

採自「科定」31卷

四五二

梁思永先生傳略

中研院史語所提供資料

四五六

李登輝先生傳略

吳南軒

四五七

李晉華事略

陳槃

四五八

吳金鼎先生傳略

中研院史語所提供資料

四五九

溫丹銘先生傳

羅香林

四六〇

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三輯 第五冊目錄

李滄萍傳.....	羅香林	四六二
溫訓先生傳略.....	陳槃	四六三
吾師田伯蒼先生行述.....	劉延濤	四六四

現代世界文化之匯合

趙雅博

今天，我們是處在一個空前的時代，世界如果除去了人爲的各種有意的阻礙，可以說已經如同一個大家庭，一個小城市了，距離的縮短，已經是不過一日之行程，如果空中交通工具，可以使用人造衛星，那更是只要一舉手一投足之間，就可以到達世界的各個角落，世界幾乎稱不起是一個小城市，而只能說是一個大家庭，小村落了。在物理方面，宇宙已經是要匯合也匯合了，不要匯合也匯合了，然而問題是這個在世界中又渺小又偉大的人，在物理的匯合以外，要如何有情感的匯合？能不能有情理或該不該有情理的匯合？

相逢遭的事實

世界文化的匯合，我們首先要正名，要給這個世界文化字眼以限界的意義，一個是具體的，在事實上的安放。一個是抽象的，在觀念上的意義，文化與文明，單面或聯合的爲我們探討；我們不能不說它是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己，給自然加工，而用爲發展人類的理智，意志，情感與物體各個方面所存留於現代的總成績，或者是已經消失於現在，而遺留於人們的知識主觀之中的過去成績，或者我們也可以說，由遺傳（不是生理的遺傳，而是由教育所遺留下的傳統）而遺留於我們生活上的種種跡象。但是無論如何，這裏所謂的文化，乃是具體的成就，而不是一個孤另另的人所有的造詣，因爲文化而在個人身上，我們大都稱之爲教育！至於文化在具體而事實上上的安放，那便是現在所光輝照耀於現世的各個民族或國家的生活方式的表現，或者也是指的超越國界而成爲一個理想，一個主義，並具有現世目的集團所表現的成就；前者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具體的文化或文明的安放；比如我們說法國文化——弗拉芒族的藝術，中古文明；後者的範圍更大，比如目前的東方文明，西方文化，或者是共產陣營，民主世界；這些都是我們所說的具體而事實的安放的文化或文明。

（我們在前面說，具有現世目的集團征服自然與自己的總成績爲文化文明，因爲爲了來世目的，而使用自然或自己的集體者，乃宗教團體。宗教團體，嚴格說來，是超世的，是不能稱爲文化的，爲此，我們不能稱之爲天主教的文化或文明，佛教文化與文明，天主教與佛教和文化文明有很大的關係，但不能說它本身是文化文明，不過一般論者，却不大注意這種分別，我們在這裏提出來，以供大家的備考。）

在本文中，我們更指的是具體而事實的文化文明，但是我們並不排斥抽象與觀念中的文化文明，因爲抽象文化文明是來自具體的文化文明，而觀念如果沒有事實根據，也無從產生。至論有關現代文化文明匯合後的新生文化，我們在結論中才要提出，但是我們在這裏先要聲明的事實，從事實中產生發出來的結果。

當前具體而又事實的文化或文明的集團，我們可以用兩個不同的名辭來指定：一個是東方文化（指中國以及其派生出來的文化集團）；一個是西方文化（指的是：歐洲以及從他派生出來的美洲文化）；一個是民主陣營文化，一個是共產集團文化。這兩種不同名稱，而都是一種事實並具體的文化集團，能不能會合或匯通到一起呢？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呢？如有，要怎樣匯合而合一呢？

對我們當代很多人來說：他們認爲東方自東方，西方自西方，兩者不能碰面，更有更多的人認爲，民主陣營與共產世界，乃是兩個絕不相同的陣營，在其中只有一個選擇的可能。當然，有很多人是不經過深思熟慮以後，才作了這樣的選擇，也有許多人根本就沒有反省，就認定只選這一個或那一個好了。由於所接受的教育不同，社會環境影響的各異，或者天生的本能愛好所驅，而使人們在作這樣或那樣的判斷。一個——普通人的判斷，大多沒有深刻的認識，如果你一進根，便可以發現所作的選擇或判斷，大多是有問題的。

我們平心想想，好好的參考參考，無論是天然界，也無論是人世

界，尤其是在我們所持的理智界的理論，大都是是有二分相反的形式；天對地，日對月，晴與雨，動與止，左對右，善對惡，美及醜，是與非，光與暗，陰與陽，文明與野蠻，聰明與糊塗，大事與小事，好了，您總不會數得完的，不知不覺間，我們便會說出：人們是天然傾向元素上的相反。

是的，人類——尤其是普通的人，大都認為二元論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有神祕的效果，就是很多哲學家，也都走着這條路子——如果往深處看，就連主張一元論的哲學家，其骨子裏，其內心中，仍然是有着這個基本相反的信念存在着的，這乃是他內心中認為：我這樣主張對，他那樣主張錯，這不是顯然的二元論嗎？很多人，的確確很喜愛二元論，也認為它是可靠的，即使二元論所供給的解釋錯誤了，也一樣具有真理的一切外觀呢！

二元論表現在人類生活，尤其是表現於西方生活上的，乃是法門，所謂法門云者，應該是兩個人的爭鬥。西方人認為勝利了的就有真理，強權即公理的说法，不也就是這種二元論的應用嗎？我們就在這種情形下，窺探東西文化的相連連，是喜相逢呢，或者是怨相逢呢？同時，我們更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看一看作為具體文化的國際關係。

東西文化的大量接觸，乃是近代的事，遠在共產陣營，尚未出現之前，西方的較強國家，却向技術文明較差的東方文化集團侵略，他們的侵略不只是經濟的，而更是政治的，軍事的事，以軍事武力侵略！西班牙最初的這個日不沒國，先佔領了中南美以及北美的部分地區，然後又東侵到菲律賓，在西班牙才經營中南美洲的時候，葡萄牙強起了，經營巴西，非南一部分以及亞洲的很多地方，荷蘭也進入了，英法德也都開始更暴力的以軍事佔領他們認為野蠻的地區，並且還創出了一條公法：「無主物佔有」，因之而不是侵略，不是罪惡，不是不正義，不是不道德，將而又竟曲解舊約，認為白人侵略其他有色人種，乃是天意天命，天予不取，將承其災，這真可笑可惡。從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東西文化的相連乃是怨相逢！很多的地區的人民，被殺光了，很多的特殊文化，也被消滅了。西方文化的集團，還自鳴得意，

沾沾自喜不止呢！豈不知道正是歷史文化的罪人，也更是犯了在哲學上十大不赦的罪過。

在東西文化從政治方面的怨相逢的另一面，今天的世界又另有一個民主陣營（文化）與共產陣營的相逢，這也是一次正面的真相相逢。這個相逢，不用說也是怨相逢，我們且慢慢的，以綜合的辦法，加以敘述。

無論是東西文化的相逢，也無論是民主與共產文化的相逢，在今天，世界的局面，仍然是法門在繼續着，不同的乃是兩個大文化，兩個大集團。西方文化以美國為首在面對着東方而結着怨，而衝突着，共產世界以蘇聯和中共為兩路，在與民主文化集團相搏鬥。交互錯錯已經使人目迷心狂了，共產文化的一個集團帶領着一些小集團，與另一個集團在彼此法門着，同時又與民主世界在法門中，用武力，用冷戰，用侵略，用宣傳，用和平共存，用協助合作，用離間，用排閑；同時民主世界也是一樣，各個單獨集體，無所不用其極，一方面是東西文化的衝突，彼此破壞，各懷鬼胎，一方面，又與另一個對手的共產世界相周旋，相互陷，相互成。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變化，不知道有多少聲音，千奇萬幻，每個人在顛抖，每個人在恐怖，每個人在生活於其中。實在，這正如玩使自己害怕的東西之兒童一樣，世界的人們都喜歡感到恐怖的顛抖。

現代世界文化的相逢，這樣說來，並不是喜相逢，而乃是（冤）怨相逢，並且是兩個互不相讓的獨斷主義者，在民主對共產如此，民主對民主也無區別；在共產對共產若是，在共產對民主也無不皆然。這樣說來，我們便可以知道並看出：現代世界文化集團，並不僅是在二者相異中，要有選一的抉擇，並且還要在二者相同中，仍彼此不同，各不相讓，各為自身。文化與文化，文明與文明相逢的境界現況，大致不外乎此。

在這種情勢下，就連文化文明的大集團，也很難有着一貫持久不變的立場，有時候在怨相逢中去找喜相逢，又有時候，喜相逢忽然變成了怨相逢，這其間的道理，大多是由於對自身損利的關係。過去的時候，充足了某一文化集團的苦項，因之，這個吃虧的集

圈，對其他的文化，大多是抱着懷疑的姿態，對一切不信任，因為自古以來，小孩子處於大人之間，總是不免上他們的當，中他們的詭計。因此，在今天的文化中，小國處大國之間，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他們出賣，為此，只有依違兩可，而不固守一邊，對任何兩邊的文化，也不肯深入的融合。

於是有些文化集團就放棄了今世的二元論，他們想這樣可以使大國文化，丟失了貪心的對象，不為任何二者或三者之一張目，因而想創出一個第三文化集團。

實在，特別是新興的國家，在全國建立自己的文化體系，他們意識到自己的生存重要，他們也痛苦的飽嘗了風霜侵襲，他們發現要自己獨立自強，才是建設自己文化之道，這個思想剛剛開始，發展到什麼樣的地步，怎樣與整個文化融合為一，這實在是應該考慮的問題。

想法的改變

今天世界文化的相逢，無論是喜是悲，總是一個真真實實的相逢，也是一種必需的相逢，再也沒有辦法讓自己的文化，關閉起來了，那末我們一定應該正視並看清這個相逢的真價值，在這一點上，恐怕我們應該改變我們思想的方法。

人類實在是在是經歷着一個深深的危機。每個人都在改變，變字不但在我們的語言內，就是在世界的語言中，也都有了新的意義。

這種變的字眼的新意義，並不是憑空想像的，而乃是根據事實，由變的現象的產生而來的。是的，在我們的眼皮下，我們看見社會思想（人文）在變，我們更看見技術進步的加速改變。

由於技術的空前超越想像的進步，於是經濟組織，政治組織，外交，戰略，知識與文化的傳遞，以及哲學的觀念，都應該再重新加以考慮，以便應付這個新來的巨變，當然步驟不會不動的時候那樣整齊，而將是陷於較亂的境界。是的，如果我們不忘掉歷史，我們立刻可以想到：御馬、車輛、印刷、火藥的發明以後，對文化上的貢獻，對百姓生活，也都有所改變，然而很快的又恢復了正當的路徑。從亞

歷山大到成吉思汗，從孔子到盧梭，對一般的人的生活，以及對大人物作風，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人的存在是一個習慣的積累，人們慣性天成，安於故常，而不願多事更張者很多。

由於人們的生活是習慣的積累，那末過去的經驗，就如同一個相關件，或者更恰當說是一個典型，也如同是一個要維持並要傳統下去的傳統，或者說它是世世代代積累下的知識，要我們重視，也要我們參照，從父親傳到兒子，一如一個產業，一個正確無誤。

在西方與在東方相似，在文明人與在野蠻人之間也同，大家都守着一條規則，尊老敬長，服從前輩命令，由現在接受過去的習慣。

今天說，現在已經拒絕過去了。過去的問題，已經沒有了。目前的文化，目前的世界，已是讓我們企向未來，企向集體。是的，現在，已經是巴斯基的名言應驗的時候：「過去與現在是我們的方法，只有未來才是我們的目的。」是的，目標已經改變，達到了未來。

大人先生們都替換他們的過去成就，百姓們則都為自己的未來命運楚鏡。紀念碑已經為計劃所代替了。

這種演變，這種價值的倒置，在目前已經是普遍的了。過去只有西方在活躍，而其他的洲國，彷彿在睡眠；而今人類在各個角落，幾乎是完全醒來了。未來將他們拖出來，他們的加速是瘋狂的，宇宙是向前進行。

人類的覺醒，感到了過去壓迫，而新的壓迫一樣仍不放鬆，於是暴力興起了，在各處都看到了暴亂，並且殘忍不堪，莫非人類就真這樣不文明嗎？

暴力的興起，結果當然是殘無人道，無論是黑人、白人、黃人，都很少有例外，示威變成動亂，問案變成折磨，戰爭頻仍，暗殺不止，在極權或非極權的國家，由各種不同的方法，而對民眾們施以心理的壓力，不自由的恐怖，總是盤繞在人們腦際。我們很自然的都感到非常不容易瞭解為什麼有這些空前，公開和頻人的暴力形式，有人說是為了安全，有人說是為了生活的瘋狂，情慾的解放，時代的需要。究竟是為什麼？

在一個不動的社會秩序中，在一個人人都接受了的社會秩序中，暴

力顯然是沒有發生的餘地的，有些個狡猾之徒，一直在試着脫離或遠出法律之外，然而這不過是例外而很少有人對這些加以注意。

進步來了，人們在動了，於是暴力便出現了，這是為了表現社會的不平衡。於是信心消失了，一切在動，沒有一個有效的規則，一切都成了問題，每個人在不受約束的，在自己的方式下，企圖着未來。大勝變成了道德，迫切成為王后！理想、野心、利益，互相抵觸，互相阻礙！

在這種情形下，秩序消失，自然要出現動亂，如果整個世界上的組織，再也不符合人們的希望了，那時的紊亂，將更無以復加，現在這樣的時光，就快來到了。

工業的發達，技術的飛躍，不知不覺中，給農業帶來了可怕的危機，世界處在既不安之中。

人類的企圖自由，人類的企圖解放，各人不滿足自己的現況，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各人有各人的門道！

世界在變，變得離奇古怪，這是我們觀察的對象，今天與昨天大不相同，然而分別又恰切的在那裏？

分析幾乎不動的事實，在過去乃是一個合法的勞力。事實既然停止，人們自然可以解釋，比較並註釋它們，從它們得到的結論，自然也有了一個持久性的特徵。

結論持久，便可以構成一個思想體系，而行動便可以從這裏抽得利益。我們知道，人類的進步，是擊於認知的。對過去的研究越深，越使我們對現在認識更切，現在乃是過去的繼續。越是知道過去，對現在也比較容易適應，越更能夠切合實際。認識是為了服務！

然而今天呢？今天思想的方式、步驟，大大的與從前不一樣了。在今天，人們更注意未來，越過注意現在。解釋的工作，已經讓步給研究——解釋是企圖過去，研究是對於未來。觀察更加倍于想像——觀察本是指着現在，想像則是着意未來。

柏格森寫的好：「指定了，便完結」。然而世界上沒有什麼真正靜止的東西，一切在變，柏格森認為理論來自事實，事實變，理論自然也變（殊不知，理論乃是根據事實的共同面，共相面，是不變的，

理論要找事實的不變面，無論是從事實的具體，形，質各面，但其目的是要找它的不變）。為此，永遠也不會要終止的結論，而是要無止無休的，找它的新假設，預見到生命的大流小流，不一定要把握事物的不變本質（人們已經否認這個不變的本質了，邏輯實證論與存在主義和最新的構成主義，都在強調無本質），而是要尋找事物一變再變，終變不停的運動原則；目前可以說，正是海拉克立特式的變的哲學的復活。

在過去，智者賢人，只要利用過去，判斷現在就夠了，現在呢，一位智者則要比較實在為未來，也就是說，要比較比較變化，這種作法，當然不太方便，具有批判精神的人，給我們指出了這個錯誤，並且有很多的錯誤，然而我們的今天，尤其是西方現代的世界，大家都在分析再分析，零零散散，連貫不夠，實在需要有一個巨大的綜合。綜合精神，是人類獨具的特長，可是也是一個很艱難的工作，今天明天是特別需要這種正確的方向，過去的過去了，過去的已經無法收拾，我們需要把握我們的命運，為此，分裂的情形，在目前的狀況，已經是不適宜了，人們要找新的綜合，而不是要找新的分裂，現時間已經不大需要歷史家了，而更是要需要先知先覺！

匯合的需要

世界是愈來愈小了，人類的交通是愈來愈多。在物質的交通匯合而外，精神的交通匯合，在事實上也加多了。一個國家的社會化的需要，日益鮮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整個世界，也是一樣需要這個大同。這個真理是人人人都認可的，不錯，但是究竟什麼是大同或社會化的意義？我們在世界文化的匯合中，究竟要期待什麼？

有些人們肯定，我們是要趨向一個共同的文化，一個統一的文明，他們說：科學與技術，在各處都是一樣的。近代典型的人，以及高度工業化（或者稱為超工業化）的社會，對整個人類來說，都是一個該達到的典型。

這樣的認定，這樣的判斷，我們認為太過膚淺，沒有深度。不錯，同樣的飛機，可以飛在台灣與大陸上空，一座蘇聯的鋼鐵工廠與

英國的鋼鐵工廠，或者沒有什麼巨大的區別，我們參觀巴西聖保羅大學的宿舍，與西班牙的大學宿舍並沒有多少區別，人們能夠想到是同樣的工程設計師。

我們更多說幾句：在整個的世界裏，每個人都知道各地大事的發生，並且還可以說是馬上知道，沒有什麼人，對世界大事是漠不關心的，革命，新的人造衛星，阿波羅十五號，英國公主的婚姻，每件事，都很快地觸動着讀者們腦海與其情感，不管是消息的讀者，也不管是電視的觀眾或收聽廣播者，在東京，在中國，在瑪德里，都是一樣的，無分別的。

是不是我們就因此而說是大同世界，文化文明爲公了呢？不，這樣如果就成了大同世界，那未免太簡單了。

我們知道：一個社會團體，一個如此如彼的成人，他們要完全同意的接受這一文化或文明。有一個適度的野心在使這個文化文明生活興奮，每個人都願意進步，也願意每個人都進步，沒有嫉妒，沒有紛爭，而彼此和諧協助，每個人都願意走向更好，生活是一個努力，是每天不止息的努力，並且每個人也準備努力完成他的生命的抱負，每個人沒有空想空望，無有驕傲與狂妄，每人恪守己責。

一個大國的文化文明：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然而並不是停止不動，奴隸服從，它的內在的融貫，給人類工作帶來千萬力量量的平均，每個人都接受另一個個人，每個人對他人都是有益的，每個人也知道自己需要別人，每個人皆有其用途，天生人才必有用，社會決不得任何種類的人，創作家與藝術家在都市中有他們的位子，在公務人員與技術人的一邊，有鄉村農人，有工人，有教育家，還有各種獻身某事的人，司鐸、牧師、珍洪、僧道或巫覡，沒有人不認爲自己有用，也沒有人不這樣斷定的。

是的，一個社會團體，乃是在他內在的和諧中，他接受了過去的遺產，並且也從此而接受了他未來的指向。他也知道，一切都是向着他的有或存在集中。他不拋棄什麼，也不復得什麼，他不排拒任何人，也不排斥任何人，他感到時間只是一刹那頃，每時每刻都不一樣，並且這個前非後而後非未來的不同，對社會團體來說，乃是基本

的，這是說歷史是不可回轉的，時間是不能重演，並沒有絕對的相同，然而時間的繼續性，時間的不可斷絕性，比起時間的不同性來，還更基本呢！

一個社會集團，乃是聚若干改變自然與改變自己，向着更好的境界的一個文化或文明團體，我們從上面的敷陳，我們要說，無論是一個小的文化團體，也無論是一個大的文化團體，推到深處，它不僅是一個在人們的作爲上將人們團結到一起的東西：這是說一個文化要將人們的工作、遊戲、努力與他們的慶節等等，聯結在一起，並且還將人們的本質，將屬於個人的，屬於集團的，價值的梯階，他們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表現，無論是理性的，也無論是精神的，統統聯結到一起。

文化或者文明，在觀念上，或者覺得很抽象，然而在實際上，每個人，只要是正常的人，從他的理智初開，他便會有自我教育以及自我教育的成果，而成為一個文化團體，人只要是人，都有自我教育與自我教育的成果，您遠在一個處女林中，在那裏您看到的非洲部落，他們有他們的文明，你到了野人山區，您到了原始的島嶼，您到一個尚未與外界接觸的社會團體，您發現他們有他們的文化，自然現代世界，也有現代世界的文化（文明）。

這個文化或文明，從那裏來？是突然而起，沒有原因，不會的，一個文化或文明的興起，要經歷很久很久的時間，才能夠有自己的特徵，從原始起，也便有自己的原始性；然後再延長下去，繼續增高，接連不斷的加高、加多、加美，自然也接連不斷的去掉、取消、剷除弊端，當然這個弊端，不一定是客觀的弊端，而乃是主觀的弊端，那末，增長的優點，也自然是主觀的優點，不是一定是客觀上的真正優點，但無論其爲真弊端，假優點，而這一弊端的去掉，與這一優點的加入，在當時總有其原因的，不然天性向情的人，是不願多所更張的。

由於加入或去掉的不盡爲客觀上所當加當去者，那自然，每個文化到頭來，也都其優點與缺點，由於採納與摒棄不盡時時合理，爲此

有的文化，這個時候進步更多，另一個時候則進步較少，甚或還有退步，並且至於個體性的滅亡，我們說個體性的滅亡，而不說完全或整個的滅亡，因為文化滅亡，雖然有內在的原因，但是其真正的完成，乃是自他的，有另一個文化團體來消滅它，在這樣情形下，大致說來，這個被消滅的文化，不會不部分的由於在這一文化中未死的人民，再傳遞下去，至少也會加入那個滅亡它的文化中一部分。

每個文化的生長存亡，大致都有上述的情形，而我們所深信不疑並且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的，乃是創立任何文化的人或民族，都是同樣的人，有理智、有意志、有情感、有動物與生物性的需要。理智與意志的結構，也沒有兩樣，而情感的構成，動物與生物性的需要，也是一樣。說一樣，或說大致相同，這乃是就其本質或有無來說，說它們不一樣，這乃是就其所有的大小與程度的深淺來說。人類同有理智、意志、情感、動物生物性的需要，然而其所有的質量，則能有所不同；有的理智作用更高更強，有的比較差，有的食量大，也有的食量小，有的愛酸，有的愛甜，有的愛苦。由於這些性質數或品質上的不同，好了，日久天長，其形成的成果，就是文化，自然便有所不同了。至論人的理智與動物生物性的需要，為什麼有不同，在一般說，我們皆歸之於社會環境，與先天遺傳，這是有理由的，然而並不能全部解釋，因為社會環境一般說來，除了自然環境，不是人手製造者外，其餘都是人創造的。先天遺傳，五萬年前是一家，人類由少而多，上溯長久，一定會看出來，人類有個最初，這個最初恐怕只是單元體，其不同又自何來？如此，文化的不同，必有另一個自由的原因，那便是創造文化的每一個人，人有意志自由，他有自知能力，他可以決定與其他人不一樣的決定，這樣，在一個大相中，逐漸的便有小相異的存在，由小而大，逐漸也就生出了大的相異；可是在大相異的文化中，也能夠有小相同，而逐漸進入大的相同，文化的同與異，異異同同，其理由大致如此。就這樣，在世界上，歷史中，我們才能看到各種各類的型態，而這個各種各類的型態的文化中，又有相同相異，而接續後，自然可以搭同取異，而構成另一種文化，那便是一種新文化了。

我們從具體方面談起：社會主義的斯干地那維亞，貴族的英國，比較獨裁的西班牙，這是三種不相同的文化。

另有美國文化，蘇聯文化，大陸文化與台灣文化，日本與印度，各有自己的類型，依斯蘭，黑人非洲，拉丁美洲，這些文化的形成，彼此的影響，多多少少，都有過匯同的現象，雖然不一定是有意義的，但是事實上，却真真實實的有匯同。

但是既有過匯同，自然也有過崩潰，內在的失掉溫和諧，社會團體不再與它和諧了，於是有些個人們起來反對另些個人，將過去形成的現在解體了，而願意一個未來。

列寧逗留倫敦的時候曾經親親的說過威士敏特已成過去，日森人離開日森撤冷，去移居古郎，在巨大而廣漠的曠野裏。八月四日的黑夜，從英屬美利堅十三州，生出了美國，卡斯楚改變了古巴，社會黨正在改變著智利，拒絕過去，建立未來，總之，都是一種革命！

這種文化不斷的革新，這種人類集體不斷的更新，究竟是向著好的境界，也就是向著大同境界能逼近一步，或者是向更壞的路數走呢？是不是走到了大同的境界就停止不前了呢？

不！生命是不停止的！從我們現有的宇宙史去看，我們看到的是文化與機器人在並進著。高度化的向著工業前進，並且它也使人類相信，超工業化與高度工業化便是完美的境界；它使人類進到了自己的目的；人類的生活水準增加了。

但是在事實上呢？人類的生活幸福減退了，我們需要知道：快樂是一件事，幸福又是一件事，二者並不相等，並且相反地，快樂中不一定有幸福，幸福也並不需要快樂而獲得，滿足人類物質的需要，是快樂，它給人們的肉體上帶來舒適，但是它卻不能滿足人的希冀，不能滿足人的心靈要求，這是幸福的落空，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在消極方面，物質的滿足，不能取消心靈的愁苦，在積極方面，物質的滿足，並不能增加心靈的安慰，更不用說，物質的滿足，往往更加深心靈的苦悶呢？一位經驗過極多享樂的人，曾大聲疾呼的說：虛假的虛假，一切都是虛假……並且還是苦心事。

德日華說：「廿世紀的人是一個愁苦的人」，實在，在這個時

代，基本的被忘掉了，偽造的勝利了，有很多次，以假爲真，以非爲是，於是頻頻來到了。沒有對象的力量，自然引向弊端，並且引向罪惡。在現世的樂園內，無論是蘇聯的，也無論是美國的，甚至連舊約內的樂園，都不足給人長期的帶來幸福，如此，亞當夏娃，才吞食了禁果！如此，技術的高度進展，物質的長期滿足，並不給人類帶來真正的、大同世界，不會使文化完美的和諧，但是它却會讓人類由此而更熾烈地企向匯合。

有很長的時期，在我們的世界，彷彿一切都許可的，擴張的意志，儘管去實現它，並沒有什麼不便，地球的空間是很大的，無論是在地理方面，經濟方面，甚至思想方面，你隨便發展好了，對於野心彷彿不用改制就可以下了，一般說來，這些野心彷彿都迷失在無限廣漠之中了。

然而好景不常，這樣的時光不再有了。今天的民人們，不但由於邊界而相接觸，不，他們還從其他方面，比如在電視、電影、廣播方面，也都發生接觸了，還有在經濟方面，在視聽方面，地圖已經成了騙人的，觀念思想已經不認識距離爲何物了。

從前我們認爲大洋是不可逾越的，認爲冰洲是無法接近的，現在，人們的觀念變了，並且還認爲它們是可住的地帶了呢。戰略、政治，都對它們原有的秩序給推翻了。

地球的窄小，從各方面都在逼迫着我們，處處都要我們明智，各個文化不能彼此忍耐、寬容了。

和平共存，無論是願意與不願意，站在事實來說，是一種必要的，特別是站在宇宙二元與靜的觀點上去看，更是這樣。一個國家，如果死傳到底，他一定要冒着不動與孤立的大危險，現在演變是不可能停止了。

不錯，我們還要瞭解，文化的相遇，文化的相共存，不一定要誰吞食了誰，它們應該尊重別人，在大家每個人的創案中，個人在共同的寶庫中，找到自己的發展，由於各種文化的不同，而顯得人類的富麗，顯得智慧的光輝，彼此相輔相助，大家一起上升，上升到朝著自

己的命運。

人們如果要登一座高山，從各個不同的小徑中，不是都可以達到山頂嗎？

現在，我們瞭解了文化會合的意義了吧，從文化的動力與多樣性中，我們看文化都要向着更高、更上性，彼此採取優點，取消自己的短處，也就是拿人家與我不同的優點，來補滿我的所缺，來完美我的文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們從此看出！文化是可以並應該匯通的。

文化的匯合，必須要去掉：驕傲、自私、被動性、不忍耐，此外，也要去掉彼此的尖銳或控告；在基本上，每個人的需要都是一樣的。其所以不同者，只是小項目，也只是人類肉體的條件的某些適應方面的相差而已。

人類並沒有根本的不同，由相差而生出的不同，並不是彼此相反，站在綜合以及正面的立場來說，只是程度的高下相差而已，很容易趕上去。

人類的能力，今天已經增長的多了，已經不是不能的問題了，而乃是願不願的問題。

只要願意，在文化今天物理上已經非匯合不成的時候，所缺的只是一種願意了，而這種願意，在我們知道今天已經不是毀滅別人而才能幸福的時候，也知道只有大家合作，共同努力，共同適應，共同效法，而不是共同欺凌，共同侵略，只有這樣，人類才會幸福，只有這樣，大家才會趨向共同的文化類型，所謂共同，不要誤會，只是在基本的希望上相同而已；世界各個文化的現階段，其基本的希望，有三個重要的基點，是相同的；一是趨向一個公益的經濟。二是趨向人類集體共存。三是共同意識的向新，也就是自覺的走向大同，這是最高境界，是在知識與觀念方面的。在本次我們只是說一般的面貌，提出來請教大家，至論每個基點的希望，只有期待來日，或另請高明來討論了。

（原載大陸雜誌第四三卷第四期）

現代地理學思想發展過程的探討

嚴勝雄

一 前言

近代地理科學之成立是十九世紀的事，它的歷史並不算長。新興科學在發展初期多未確立方法論的基礎，對該科學的本質亦欠缺明確的瞭解，必待該科學相當發達之後，才漸漸地確立它的方法論。地理學既為科學自亦不能例外。今日地理學的本質尚未明確，對它並無統一的概念，歐美各國尚且如此，我國亦不例外，衆說紛紛，莫衷一是。這也就是為什麼使地理學者感到苦惱的原因，往往有人批評地理學為非科學時，拿不出地理學一套有利的研究對象與方法，遂為其他學術界所排斥。尤有甚者連地理學者對地理學之為科學與否亦有發生懷疑的，可不悲哉！筆者有感於斯，故為文以求教於學術界之先進與同好，如有誤謬之處，尚乞賜教。

二 十九世紀以前地理學發展概述

一、新大陸發現時代的地理學：近世重商主義的世界貿易活動，開始於十五、十六世紀西班牙、葡萄牙的探險活動，其後有荷蘭加入探險行列，結果發現了美洲大陸與通往印度的東方貿易航線。於是乎人們對世界的知識由地中海一下子擴大到世界各地區。隨着航海、新大陸的發現，以及對各地住民物產等有關商業的知識逐漸增加，地理書籍及地圖的出版，也於這時以德國與荷蘭為中心蓬勃起來。

二、重商主義時代的地理學：十六世紀後半葉以後，荷蘭、法國、英國取代了早期的西、葡而成為世界貿易的主要角色。但當時西、葡二國尚支配着非亞、南美的航線，因此新興國家的荷、法、英避免與之正面衝突，而開闢歐亞大陸北部到東亞的東北航線，以及繞北美北部的西北航線，同時開始對新大陸移民。蘇俄人這時也開始東進到西伯利亞。在這個時期荷蘭人發現了澳洲。

經過以上許多的探險與商業貿易活動，得到許多地區的寶貴知

識。到十七世紀中葉，有德國的瓦爾納（B. Varenius）出版「一本有系統而且是綜合性的」一般地理學 *Geographia Generalis* 一六五〇年」。他把地理學體系分成一般或世界地誌（General or Universal Chorography）與特殊地誌（Special Chorography），並且認為特殊地誌中的各個事象的特徵，也應根據一般法則加以說明，地誌也應該是理論的，而且是理性的，但是他的地理學並不重視人文事象，這是因為當時新大陸的發現，是以土地為目的，而尚未注意到當地居民生活問題，所以地理學內容也深深受到這種潮流的影響。

三、法國啓蒙思想時代的地理學：近世封建社會逐漸崩潰，新興市民階層抬頭時，中世的領主階層地位開始動搖。這種趨勢也正是中世擺脫由神權授與國王絕對權力的專制時代，然而在思想上十八世紀的歐洲仍然無法完全擺脫由神支配的自然法則的哲學思想，這也就是所項目的論的自然觀的時代。但自從培根（R. Bacon）提出自然經驗的認識方法以後，他就結合了法蘭西斯·培根（F. Bacon 1561-1626）的經驗主義哲學與法國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合理主義哲學的精華，不再認為自然法則受神的支配，這時對人類歷史中自然環境的意義，開始重新受到重視，於是敞開了自然決定論的哲學思想時代，這又稱之為「機械的自然觀」時代，是為啓蒙思想（Enlightenment）時代的主要思想。

在法國十八世紀正是新興市民階層勢力興起的時代，這種自然決定論的意識型態（Ideology），正可以用來否定絕對專制的王權，便成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先導思想，而代表這個啓蒙思想的人物當推孟德斯鳩（C. Montesquieu 1685-1755），他在著作「法意 *L'esprit des lois*」（一七八八年）中便強調合理的自然，特別注重氣候對人類的支配，總之，他想從自然現象來說明人類的制度。

這種法國啓蒙思想時代自然決定論的宇宙觀（世界觀）在給近代市民革命提供準備階段的的思想，確實是具有重要意義，不過它是屬於

觀念論的主觀的世界觀。

三 十九世紀的地理學思想

甲、十九世紀前半葉

法國經過十八世紀末的大革命而破壞了封建社會體制，但隨著拿破侖一八一五年的失敗，又恢復了貴族統治，大革命的自由主義思想被彈壓，復古主義思想支配了歐洲各地。如此一直維持到一八三〇年代。就在這種十九世紀前半葉的社會情況下，出現了英國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法國的孔德（A. Comte 1793-1857）、聖西門（St. Simon 1760-1825）等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其後德國才有馬克斯（K. H. Marx 1818-83）、恩格斯（F. Engels 1820-95）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在後進的德國方面，當時市民階層在理念上與進步的革命思想相聯結，然而事實上又無法擺脫保守的固有制度，因此產生沒有穩定性格的浪漫主義（Romanticism）思想，德國觀念論哲學大師康德（I. Kant 1724-1804）、費希特（J. G. Fichte 1762-1814）、謝林（F. W. J. Von Schelling 1775-1854）、及赫德爾（J. G. Herder 1744-1803）、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等的思想即代表了當時德國的思潮。就在這種社會思想為背景下，產生了洪保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與李特爾（Carl Ritter 1779-1859）等復古主義時代目的論自然觀的地理學思想。

一、洪保德——他共享了他那個時代的哲學觀念，認為地球是不可分離的有機的統一體（an inseparable organic whole）概念，所有的部分是相互依賴的，這即為物理世界，他以為這些是和協統一體的綜合。他這個觀念完全在他大作「宇宙」一書中表露無遺。他所研究的分野是現象的觀察世界，是「整體的表現」。洪氏所應用的科學進行方法是經驗的與歸納的，他常說經驗知識是基於感官所顯示現象的思維觀察。他蒐集分類，並解釋各種植物、動物、岩石之起源，及其地理分佈。此外他也注意到普遍法則的存在，認為任何地區的現象都不能脫離整體的聯繫，凡經驗事實都可歸納出一般法則。

洪氏奠定了系統的區域敘述之基礎與地面上相同區域和地形之比較研究。他闡明了地理解釋之因果律，發現了自然現象之互相影響，及其對人類的關係。同時他將過去地理學的二元論（一般地理學與特殊地理學）合二為一，變成統合於地誌的一元論的地理學。而他所以被公認為近代地理學的創始人，是在於他把地理學的思想與方法加以統一。這可以從他提出的三種科學分類標準：(1)依對象的範疇研究自然的科學（狹義的科學）；(2)依時間變化來考察自然界所有現象的科學（即歷史科學）；(3)將事物從空間的相互關係來考察科學（即地理科學），窺知一斑。他在地理學研究方面，則應用生態學方法，因此形成地理學——植物地理學——植物生態學——地理學的一連串關係。

在十九世紀可以說是德國觀念論自然哲學進入尾聲的時代，但當時還未能提出嶄新的科學系統，而洪氏的「宇宙」可能是十九世紀產生德國浪漫主義思想的自然哲學的最後代表。因為一般說來，浪漫主義的哲學家，在他們的下意識裏相信宇宙存在着神秘性，但另一方面又採取自然主義的立場。洪保德生在那個時代，當然也不能例外，所以他把自然當作一個有機體來研究，抱著神祕自然界加以統一調和的世界觀。

二、李特爾——李氏是一個書齋學者，他的旅行範圍遠不及洪保德之多，因此他的著作多半是柏林大學教授講義的產物。他的主要工作是確立地理學的方法論，與建立比較地理學的世界地誌。他為了確保地理學應有的對象與任務，把地理學的對象限定在地表。他所指的地表，不單是指自然，還包括人類居住的歷史，這也正是他所謂的「地上的填充」的思想，而他所想要探討的却是地表填充之間的規律，也就要探討地理法則。他說：「我的目的不單是比前人搜集和排列更多的資料，乃是要注意到隱伏於複雜自然現象之下的一般定律，要從純粹歷史的見地指出顯現於地面上的那些複雜而多變化的現象之一致和調和，尤其顯著的是關於人類和自然之互相關係的這一方面。」他的概念是哲學的，方法是敘述的，他的企圖是要系統化，而不是要追求因果律。

李氏在他思想中，奇妙地混合了觀念論與經驗論、目的論與機械論的觀念，他把自然與人類的關係用歷史加以說明，但這個歷史過程在他的觀念裏是一種自然法則。這可以說是受十八世紀末德國觀念論的自然哲學家赫德爾的影響。在他思想中，認為神把自然與人類歷史加以調和統一，是為一種目的論有機自然觀為基礎的相對人文主義。這一方面認為自然是神意圈下的產物（目的論），一方面又認為可以從蒐集資料，並加整理後找出自然的一般法則（有機的自然觀），同時注重人類歷史，想通過人類歷史來探討他的自然與人類活動的相互關係（人文主義）。這種觀念，在他比較地理學書中表現得最徹底：「地球的構造乃是要適宜於完成和保全了人類」——大陸的分佈與形狀以及彼此相互的關係，都證明了造物主對於人類的恩惠。」

乙、十九世紀後半葉

世界各先進國的近代化、產業化已普遍地開始，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到這時期已大致形成。而近代社會的形成是以合理主義（Rationalism）——理性主義——與實證主義（Positivism）思想為背景的社會經濟體制為基礎的，並給近代科學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有了發展的可能性。

在思想上的則是由浪漫主義變成現實的感覺、實證主義、自然主義（Naturalism）。由德國的觀念論變成自然主義、現實主義的世界觀；英國的密爾（S. Mill）、斯賓塞（H. Spencer）等的經驗主義、功利主義；法國的孔德（O. Comte）的實證主義；德國的費爾巴哈（L.A. Feuerbach）、馬克斯、恩格斯的現實的唯物論，即是此例。

然而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世界觀，正反映了當時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自然科學的簡單唯物論、機械論變成了當時的主要世界觀與社會觀。總而言之，這一時期普遍存在的思想是想把世界統一的原理用自然科學的各種方法加以說明解決，否定了以絕對的神的意志作為統一前提的目的論的世界觀，而要求近代科學的合理與實證。在以上的思想背景下確立了近代社會科學的理論體系，如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專門科學的分化（註：有關人類知識之顯著進步乃始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以後），地理學也在這時確立了它的體系。茲簡介十九世紀

後半葉，地理學大師於後。

① 德國的地理學

一、白契爾（O. Peschel 一八二六—一八七六）。他的「比較地理學的新問題——地形形態學的嘗試（一八七〇年）」一書出版後，促進了以後數十年地形學的發展，它的內容只不過是把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應用到地理學而已。他不探求一理念，而是想在地形形態中，在一定壓力下找出新變化的證據。結果把地理學的主流，從李特爾以後的歷史地理學引導到地形學方面。

二、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一八三三—一九〇五）。他在「今日的地理學課題與方法（一八八三）」一文中，認為地理學的課題是在地表的物的組成的認識，主張地表是由部分空間所構成，而這些空間在材料上是以構成要素的集合體為基礎的，這種部分空間的研究，他稱為地誌（Chorographic），至於研究方法則分為綜合的與分析的，此即特殊地理學與一般地理學也。一般地理學，可稱為 Chorologie，又可分為形態學的與發生學的觀察法二種。特殊地理學即通稱的地誌，是通過記述來完成地理學的課題的。這種想法其實是把李特爾的想法加以整理，並把它明確地表達出來而已，但在理論體系上還未充分地加以整理。

三、雷次爾（Friedrich Ratzel 一八四四—一九〇四）。——萊比錫大學的雷次爾與柏林大學的李希霍芬是同一時代的德國著名的地理學家。李氏在自然地理學方面有很大的貢獻；雷氏則在人文地理學方面有很大的貢獻，他提出了人文地理學的原理，把人類活動當作研究對象，由此建立起他的地理學體系。其著作「人類地理學二卷（一八八二—一九〇一）」，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因為是屬於人類社會的地理學研究，所以可以說是「一部人文地理學的書籍」。在許多論述中有獨特的觀點，並找出許多人文地理學的問題，同時他的思想也大大地影響到地理學以外的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等。此外他的思想影響後人甚大，這一點有點類似李特爾。

他專攻生物學，是一個以自然科學原理為基礎的生物一元論世界觀的學者。他接受大生物學家赫克兒（E.H. Haeckel 一八三三—一